

cmchao / November 22, 2022 12:05PM

[癡君子 / 非一般溫情家庭電影：《哈勇家》裡的泰雅文化、涵化與烤火房](#)

癡君子 / 非一般溫情家庭電影：《哈勇家》裡的泰雅文化、涵化與烤火房

特約作者 15 Nov, 2022

《哈勇家》劇照。圖 / 華映娛樂提供

《哈勇家》劇照。圖 / 華映娛樂提供

(※ 本文有雷，斟酌閱讀。)

強勢入圍六項金馬獎提名的《哈勇家》(GAGA)，早在台灣院線上映以前，就廣受金馬影展的觀眾喜愛。作為泰雅族導演陳潔瑤(Laha Mebow)的第三部劇情長片，《哈勇家》除了延續導演歷來對於原住民認同、部落文化的關注，亦巧妙結合競選、草根人物、親子衝突等主題，縝密編織一部溫馨動人的家庭電影。

有趣的是，即便《哈勇家》將海拔拉高，其所呈現的原民日常，依然處處可見台灣主流社會共通的生活經驗，無論是活生生的觀光客、宮廟主委，甚至是常見台式的木造桌椅，再到精神層面的政治手段、競選造勢以及婚宴辦桌，皆都闡明：原住民跟漢人，早已緊密貼近彼此的現狀。當然，導演之所以展現融合的一面，而不是執著於大眾對於原住民的想像，正是要避免電影變成一種奇觀式的窺探，甚或是淪為刻板印象複製、議題消費。

不過，承前所述，忠實描繪高山部落的當代輪廓，不僅可以回應創作者的道德責任，更能形成一種心理距離上的重新定錨，促使觀眾意識到時常被漢人、都市所給忽略的事實——原住民，並非遠在「異域」的邊緣群體，而是共享、共造台灣的一份子，牢牢地深扎根在我們身邊，不但繼承祖先的智慧，亦深受漢人文化的影響。

原住民與外來者的交會：「文化涵化」的力量

實際上，前述提到的文化交疊現象，恰巧就是「文化涵化」的具體例證。簡而言之，較為弱勢的文化，透過借用強勢文化的習慣、工具，穩固並提升自身文化的競爭力，至於起因，可能是出於自主意願，也或許是迫於無奈的自然發展，好比說台灣原住民因應貿易、殖民者入侵，學會使用槍械來狩獵、出草，抑或是保衛家園。

換句話說，文化涵化是攸關群族生存的一種整體策略，從具象物品、地景構造，延伸到思維層面的規範、價值追尋，只要有利於部落存活，皆是值得吸收的素材。

然而，假若兩方文化差距過大，涵化終究會變成同化。屆時，弱勢文化將會遭到強勢文化吞噬，逐漸喪失本來的傳統認同，並將外來 / 主流文化視為自我根基。對照到電影，從紐西蘭跑來的外籍女婿，剛好體現同化之後的結果，就算外貌跟漢人無異，卻連一句中文也不會說，甚至能把「恭喜」的意涵都給搞錯。於是，非常諷刺，那些令人莞爾的溝通誤會，竟是因為失根所導致。以此來說，電影當中奶奶指導女婿農務一景，極具象徵意義，本該位處優勢的漢人，因應失根，成為相對無知的人，反倒要借助少數族群的引導，重新接觸土地、自己。

《哈勇家》劇照。圖 / 華映娛樂提供

《哈勇家》劇照。圖 / 華映娛樂提供

遺憾的是，電影當中的Andy並非唯一案例。當我們把視角切向台灣原住民，同樣亦有不少年輕原住民，面臨到類似的認同困境，好比陳潔瑤導演本人，即是在都市長大的孩子，代表著根的部落早已遷徙到山腳下，又相對「漢化」，導致她對於傳統文化相當陌生，直到三十歲才陸續因為工作結交不同的原住民朋友，然後從中逐步摸索、建立連繫血脈的身份認同。

到頭來，電影擺入Andy這個角色，不單創造諸多笑料、戲劇張力，更還豐厚了電影的層次。尤其，正因為Andy是不會「中文」的漢人，才好拉抬作品格局，藉此突破過去所習慣的二元敘事：漢人與原住民的對立，並讓討論跨越國土疆域，進而在全球化的架構下，幽默展現弱勢族群的普遍困境，甚至進一步揭露文化衝突所帶來的傷痛，如何隨著時間、世代差異，默默在生活中缺席。

也因此，文化同化會這麼難纏，恰恰在於它會讓人「遺忘」自己的失根，導致後代的子孫慢慢不再明白、探問心底那一份空缺，又或好奇生活中的文化殘骸，究竟是來自何處，以及背後蘊藏著什麼樣的故事。就此，積極親近部落文化的以諾，就像另一面鏡子，映照出Andy的不足。爾後，電影再利用對比，進一步提醒：假如總是抱持著消極的態度面對文化變遷，終有一天，會連那一條可以「考古」認同的路徑都失去。

綜上所述，《哈勇家》表現原住民智慧的方式，寫實且犀利，不落窠臼。一方面避免過度神化原住民，像是把耆老比喻成引領迷失羔羊的神奇天神，以免電影失真，同時也避免盲目醜化漢人，例如過往常見的貪婪、傲慢、自我中心等

等。相反地，電影選擇站在更宏觀的視野，細細書寫原住民跟漢人可能皆有的困境，藉此形成較為對等的同理，而不是一再繁衍「由上往下」的憐憫。

《哈勇家》劇照。圖 / 華映娛樂提供

《哈勇家》劇照。圖 / 華映娛樂提供

「失語」該如何溝通？

接續「失根」這個主題，透過電影，可以發現文化之所以葬送在時間的洪流中，其實跟言說（失語）密切相關，誠如心理學者維高斯基（Vygotsky）所假定：廣義的言說（符號系統）是心靈發展的中介，足以串接個人與社群，甚至是引導個體精熟自我的工具書。也就是說，少了對應的語言互動，有關於自我文化的理解與實踐，都會大大受阻。

畢竟，社會的一切，特別是文化，無論是陳腐或是代表智慧的習俗，皆仰賴言說來傳播、鞏固，假使個體缺少相關的言說經驗，蘊含其中的族群特色，自然就會不翼而飛。

片中的Andy，即為最明顯的例子，就算心靈成熟，卻少了一塊名為台灣漢人的心理認同。因此，雖然維高斯基的言說並不等於語言，依然揭示人們的交流互動，會如何影響一個人的內在組成。再來，經由上述觀點，亦可以見得「失語」具有兩層意涵：一是不懂語言本身，二是匱乏相關的使用經驗，導致人們即使懂得語言的規則，仍舊因為經驗不足這件事，無法精確且細緻地理解潛藏其中的文化肌理。

另外，引用另一學者維根斯坦（Wittgenstein）的看法，更極端來講，語言的極限，就是個人世界的極限。至此，電影片名"GAGA"所指涉的不僅是中文的「規範」，更必須放在泰雅文化脈絡之中才能明確，例如爺爺所曾提及：夢是祖靈的指引、擺放陷阱講求先來後到，或是造房不能偷工減料，全是協助族人挺過每一次過冬的準備。易言之，所謂"GAGA"不光是束縛他人的規矩，亦是涉及生存處境的集體指南。

《哈勇家》劇照。圖 / 華映娛樂提供

《哈勇家》劇照。圖 / 華映娛樂提供

所以，當人們藉由另一種語言去註解族語時，比如中文，雖然可以解析泰雅語的詞彙，卻不一定捕捉得到精髓。於是乎，站在文化復興的角度，日漸沒落的族語，可謂是通往過去的橋樑。甚至可以說，在種族遷徙現象越來越普遍的未來中，語言更加重要，每一種語言，無論強勢、弱勢，皆都同樣是保存文化時，不可或缺的鷹架。

故此，《哈勇家》必須是一部以泰雅語為主的電影，全程使用宜蘭南山部落所慣用的泰雅語，實非噱頭，更還體現製作團隊之於文化工作的慎重與洞見。

只不過，利用某一種語言涉足另一套語言，也不僅是形式上的說文解字，亦包括利用其他族群的規則，奪回自身權力，比如說哈勇大哥投入地方選舉，即是為了爭取發聲的管道，藉以找回頭目家族的榮耀。

可是，就像中文解釋泰雅語時必然會有偏誤一樣，當原住民試圖利用漢人的遊戲規則，特別是檯面下的那些潛規則，諸如賄選、橋腳、利益交換，勢力上的不對等（老練鄉長對比生澀平民），終會如同混淆變項，反轉本該必勝的等式。最終，哈勇一家雖然勝選，卻也因為違法之舉再度失聲，並在奪回土地的過程中，倒過來賠上更多的土地。

以此足見，導演的銳利，未曾因為血脈，而有半分膽怯、留情。況且，就是因為同樣身為泰雅族，才會更想告誡不要忘本，以及遵守祖靈精神（腳踏實地）的重要性。

《哈勇家》劇照。圖 / 華映娛樂提供

《哈勇家》劇照。圖 / 華映娛樂提供

「地景就是張力」：烤火房、石板屋的層層隱喻

接著，依照學者約翰威利（John Wylie）的說法——地景即是張力，蘊含了人類世界的衝突、意圖，還有創造力。

回到《哈勇家》，若要舉例讓人印象深刻的地景，除了靄靄雪景之外，更還有那一間承載了各種思緒的烤火房。但是，地景不光是某種被觀看、使用的物品，亦有專屬的生命力，得以反過來影響當地居民。是故，片末的停電一幕，正巧彰顯地景的靈性：祖孫三代，因著不言而喻的默契，一同摸黑走向烤火房，並在祖靈的看顧下重新團聚，圍繞著代表團結的火爐，冷戰的兄弟，也終於再度分飲那一杯辣喉的酒。

依此來說，參照電影，烤火房就是泰雅家庭最為私密的聖域，目睹死亡（爺爺過世）之外，並也見證了關係的重生，

有時宛如一間避難所，有時則像一座指路的燈塔。

想當然，電影內的地景可不只烤火房，屋頂滑落的石板傳統屋，同樣是另一種地景，象徵式警告族人不可背祖、取巧。不過，本文試圖引入地景的概念去梳理作品，其實是因為地景十分強調交織性，剛好契合《哈勇家》一路刻畫的背景信念。

《哈勇家》劇照。圖 / 華映娛樂提供

《哈勇家》劇照。圖 / 華映娛樂提供

地景不同於景觀、地域或是環境，地景企圖指涉、辨明的概念，並非具體、邊線清楚的死物，而是個人、他者以及外在環境，持續相互碰撞的動態過程：每一秒都是終點，但下一秒又是新的起點，時而顯而易見，時而隱晦，往往曖昧且難言，卻又精煉了文化本身。為此，本文開頭所列舉的融合案例，即是所謂地景現場。

誠然，被文化包覆的認同發展，一樣不存在任何意義上的終點，而是一種永恆的現在進行式，在一次次衝擊、轉型中，迎風破浪，帶著傷痕，也帶著驕傲。以此來看《哈勇家》的開放式結局，便為極度有力的收束、未完待續，靈巧地使人明白：認同是持續一辈子的自我辯證，特別是在文化交織的現代，迷惘不過是一種常態。

換言之，如前所述，雖然言語是靠近文化的途徑，但路徑的終點，亦會隨著時間不斷變化，比如《哈勇家》當中的部落居所，就跟狹義想像的原始部落相差甚遠，但我們能夠武斷地說前者比較不道地、泰雅嗎？倒也不是。畢竟，何謂文化保存，重點始終不在於如何維持外觀而已，更在於怎麼提煉精神，然後灌注到下一個時代中。

結語：非一般溫情家庭電影

總體來說，若以溫情家庭電影來解讀《哈勇家》，無疑是會窄化作品的內涵，但它的通俗性，正好是作品能夠走入大眾視野的關鍵，並讓觀眾見識到文化交融之後的生活質地，而不是固守於刻板印象中，追逐某種離地的浪漫幻想。

最後，不得不說，導演的調度功力十分了得，非但詩意捕捉山林的曼妙之姿，更在大量採用素人演員的情況下，完成一部毫不造作、刻意的真摯之作，其中的自在與愜意，成功讓人不自覺放緩思緒，只為近身感受那些陌生的臉孔，如何生動回應或許必然的苦難跟賜福。

---